

葉聖陶集

5



叶圣陶集

第五卷

脚 步 集

未厌居习作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圣陶集. 第5卷/叶圣陶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11

ISBN 7-5343-6035-8

I. 叶... II. 叶... III. ①叶圣陶(1894~1988)—文集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2873 号



1924年初夏，摄于香山路仁余里28号前楼的卧室。作者当时在商务编译所的工作并不忙，业余时间大半花在文学研究会的日常事务上；“五卅”和“大革命”期间，还先后编过几种报刊。“四·一二”事变后，作者迁到横浜路景云里11号。



《记佩弦来沪》原题《与佩弦》，行文用第二人称，等于作者当面把话说与朱自清听。1981年整理编入《叶圣陶散文甲集》的文篇，作者认为这一篇不同于书信，而是跟佩弦以外的某个人谈佩弦，用第二人称不合适，改成了第三人称，题目也改了。照片是佩弦“去年”到上海，住在作者家里的那一回摄的。作者新买一架照相机，对谁都要“咔嚓”一下，自然不肯放过好友佩弦。旁边的男孩是至善，女孩是至美。

公理日報

[illegible]

五卅惨案，南京路淌着同胞的鲜血。上海报界依然很谨慎，除了例行报道，不肯说一句中国人该说的话。胡愈之、郑振铎等为了反映民众的心声，征得十多个学术文艺团体同意，联名创办《公理日报》。商务编译所的部分同人自愿担负各项工作。作者当然也是一个，报纸支撑了才二十二天，有十来篇短评署的是他的笔名。过去将近八十年了，如今看看，《公理日报》依然新鲜可爱，前辈们的斗争精力和技巧仍熠熠生辉。可惜照片缩得太小，只能看清报头确是作者手迹。

現新樂府劇襟評

二三月來。偶得暇間。輒往大世界觀新樂府戲。
劇。携曲本數種。邀^朋儕兩三。自笑乃如但校之茅
廛。濡染既多。頗欲有說。隨寫數則。取示同好。嗚
呼。不為無益。怎適有涯。歌場月旦。或猶愈於談某
軍某軍戰略優劣也。

(一) 姚傳節之「尋夢」

始未考姚傳節之藝。及觀其所為

「尋夢」。乃歎為絕妙之才。彼蓋能創造一神化境界。
攝住觀眾心魂。俾與之同其吹然喜嘆者也。論其勝處。

胡墨林抄存的作者旧稿，只找到这一件，也许就只剩这一件。文章刊登在《大世界》上，发行范围限于偌大的“世界”之内，还限于当天，如果不抄存一份，日子久了，再上哪儿去找？当时的考虑是不错的。这第五卷越往后，被时代的气氛渲染得越发紧张，是该有些篇这样稍为松快的作穿插。

第五卷目录

脚步集

女子人格问题·····	3
吾人近今的觉悟·····	11
角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	12
教材大纲和教科书·····	13
职业与生计·····	15
评女子参政运动·····	24
不快之感·····	26
寒晓的琴歌·····	31
“先驱者”·····	34
生活·····	39
梦·····	43
经济时间·····	46
说话·····	48
啼声·····	50
记徐玉诺·····	57
节育的本义·····	63
纵欲与堕胎·····	66
《雉的心》序·····	68

没有秋虫的地方	70
藕与莼菜	72
将 离	75
客 语	78
转过头来	84
泪的徘徊	92
泰戈尔来华.....	102
到吴淞去.....	105
丛墓似的人间.....	109
骨牌声.....	113
卖白果.....	117
深夜的食品.....	120
苍 蝇.....	124
成串的人.....	130
《天鹅》序.....	133
孩子们在家里.....	135
“万方多难欲何之”.....	138
希 望.....	142
无谓的界线.....	147
线装书.....	153
“双双的脚步”.....	157
纯乎其纯.....	161
暮.....	165
一件烂棉袄.....	168
魔 法.....	170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174
虞洽卿是“调人”! ·····	178
有交涉,无调停! ·····	179
华队公会的供状·····	181
不要遗漏了“收回租界”·····	183
援助罢工工人! ·····	185
日报公会不答复·····	187
再告报界与金融界·····	188
总商会的条件? ·····	190
无耻的总商会!!! ·····	193
“认清敌人”·····	195
杂谈两则·····	199
“一致对外!” ·····	199
切要的工作·····	200
诸 相·····	202
“教育家”·····	202
“知识阶级”·····	203
记佩弦来沪·····	206
别人的话·····	211
“照 旧”·····	211
东 西·····	213
“同胞”的枪弹·····	215
读《重修甘将军庙记》·····	219
致死伤的同胞·····	223
可怕的名词·····	225

“五卅”纪念与苏州·····	227
莫遗忘·····	229
国故研究者·····	232
诗 人·····	240
腐烂了的玷污了的·····	245
水 患·····	249
“我们”与“绅士”·····	256
二等车·····	260
“怎么能……”·····	262
同 归·····	265
白 采·····	268
好友宾若君·····	271
江绍原君的工作·····	279
汪伯乐烈士传略·····	282
上海著作人公会缘起 （附：上海著作人公会启事） ·····	286

未厌居习作

《中原的蛮族》序·····	291
两法师·····	293
追念陶元庆先生·····	301
《水晶座》序·····	303
过去随谈·····	304
做了父亲·····	312
学问无用论·····	316

《脚步集》作者自记·····	321
《小姑娘》序·····	322
速 写·····	323
牵牛花·····	326
“认 识”·····	328
书匡互生先生·····	330
战时琐记·····	333
没有日记·····	335
“学 者”·····	337
“今天天气好啊!” ·····	339
“文明利器”·····	341
新年停止办公三天·····	344
“新年的梦想”——答《东方杂志》问·····	346
养 蜂·····	347
看 月·····	349
中年人·····	351
不甘寂寞·····	354
苏州“光复”·····	358
读 书·····	361
观“新乐府”剧杂评·····	363
预 言·····	366
儿子的订婚·····	368
薪 工·····	371
写不出什么·····	373
掳枪的生活·····	376

说 书	379
昆 曲	382
三种船	386
怀念石岑先生	396
天井里的种植	397
几种赠品	402
过 节	405
《给年少者》序	407
读北平文化教育界宣言	409
《未厌居习作》自序	411
路	412
胡适先生的幻想	416
记游洞庭西山	419
报销主义	424
时势教育着我们	429
某商人的话	433
假 山	437
鲁迅先生的精神	442
弘一法师的书法	443
骑 马	445
书 桌	450
重看《今日的苏联》	457
编后记	459
附录:编父亲的散文集(叶至善)	460

脚步集



女子人格问题

人类历史上种种事实，脱不了时间空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从来没有突然出现、无始无终的事实。但是事实并不一定是真理所在。能够参透其中的因果，作理性评判的人，就走上了进化的轨道。如果弄错了，迷信历史事实就是真理，“泥古不化”，就不免自绝于进化之路了。

我国人民偏富有惰性，对于历史事实的观念偏走了“自绝于进化”一途。他们推究事理有个妙不可言的方法，说道“自古如是，当然如是。”承认那历代相传的世故，就是上下古今不可更改的真理。我今日提出这个“女子人格问题”，他们还未必承认这是一个问题，有成立的价值。他们必将说道：“女子有没有人格，不必讨论，但看历史的事实便可知道。历史上早已解决了。”果真如此，我也不必同他们讲话了。但是我对于这个问题，平日很有些想法；近来读了几位先觉的言论，又很有些感触：不写出来，心上很不舒服。所以我就随手写成了这一篇文字。

我今讨论这个问题，请先将“人格”两字下个定义：“人格是个人在大群里头应具的一种精神”；换句话说，就是“做大群里的独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种精神”。为要独立，所以要使本能充分发展；为要健全，所以不肯盲从，爱好真理：这都是完成人

格必要的条件。因时代和地位的不同,人格的“量”没有一定范围。然而同时代同地位的人,却应同具平等的人格。为什么呢?因为同是大群里头的一分子。

既对“人格”下了定义,就有以下的讨论:

第一,女子应否具有人格?这一问题,可以不加思索地答道:“女子应具有人格,因为她是大群里头一分子,是一个‘人’。”

第二,自来女子是否具有人格?除了最近受过教育、有自立能力的少数女子,此外就难说了。她们没有真实的确定的人生观。她们的作为不出一个家庭以外。她们的生活都靠着别人,既不健全,又不独立;岂但人格不完备,竟可以说没有人格。

第三,试看女子不幸的原因。女子的人格不完备,或是没有人格,若说是女子自身的罪过,这便错了。当初民分工治事的时候,女子不幸有那生育的事情,只得留在家里抚育儿女,带做些家里杂务。后来人智渐进,社会制度也逐渐完备,一切生产的事业没有不和社会有关系。其时和社会交接的,自然是那身无挂碍的男子。女子所做的家庭杂务,却又不是可以生财致富的;即或在家做些生产的事业,也不过做男子的襄助,仍要男子出面,始可贡献于社会。因此历世相传,女子独立自营的本能就渐渐退化了。

女子在家里专做那零碎、琐屑、无味的家事,一个人心力已消磨尽了,还有什么机会和工夫去接触外界的事实和思想?还有什么机会和工夫去研究学问?历世相传,积非成是,便成了风尚。仿佛那些德性学问的事情,只是男子的专利。那真